

在一滴水里沐浴

许俊文

神志不清的祖母半倚半躺在她自己的送老衣上，我把暖热的手从怀里抽出来，放在她的鼻翼下，尚能触到游丝般的气息。此时，我恍惚看见死神就悬浮在祖母的寸呼呼吸之外，像一只嗜血的蝙蝠，随时破障而入。

忽然，祖母苍白、焦枯的嘴唇微微翕动了一下。

“快，快拿水来！”守在祖母身边的父亲叫道。

我接下姐姐递过的半盞温水，跪在垫着稻草的地铺上，用筷头蘸了一滴，因手抖得厉害，那滴挂在筷头的水，像一个欲逃离的灵魂，颤颤悠悠，我越是想把控住它，心里越是紧张，结果还是滴落到了草窠里。我又重复试了几次，都已失败告终。

还是父亲沉着老道，他接过水盞，将盞沿贴在祖母干瘦多皱的下巴上，轻轻蘸了一滴，沥在祖母紧闭的嘴唇上。水顺着干涸的唇沟向两边缓慢地涸开来。祖母似乎感觉到了，吃力地将嘴唇挫开一条细若棉线的缝隙，他就势又补了一滴。

得了水的祖母，呼吸似乎伸长了一点点。就是那一点点，却将生命延续到她最疼爱的小女儿从远方赶到，才安详地阖上眼。

——四十多年前的那一幕，我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从筷头上沥下一滴无法称重的水，却将一个濒临死亡人的呼吸延长了几个小时，其神奇是难以想象的。许多年后我想，那滴进入祖母嘴里的水，想必是慈悲的，它与祖母相遇的刹那，奇迹便发生了。我揣测是水以自己的呼吸拯救了祖母的呼吸。舍此，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。

这个世界上，有许多东西与我们朝夕相伴，并以各种方式加持、善待我们，可是我们许多时候却浑然不觉，安之若素，甚至理所当然。譬如阳光，它穿越一亿五千万公里来到我们身边，容易吗？可是当它压在身上时，却感觉不到一点重量。我就未见过有谁抱怨阳光压迫人，月光压迫人。没有。从来没有。再譬如水。人的身体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水，我们的每一次呼吸都是水给予的。然而，只有当我们口渴时才想起它。

是的，对待有灵的万物，有时我们还不如一只虫子。

那是很早以前的一个冬天，我所栖居的南中原那座城市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旱冬。冬早不像夏旱来得迅猛、暴烈，它更像是一种拉秧子的慢性病，瓜蔓似的每天增长一寸或半寸，让你感觉不到，直到官方宣告自来水告急，取水的河流严重污染，满城的人方如梦初醒，惊慌失措。一时间，商店里滞销的塑料桶便被抢购一空。



相守 晏梅 摄

一场水危机席卷全城。

随着旱情的持续加重，城里仅存的飞禽麻雀和乌鸦，不告而别。冬天本来就是一个凋敝、萧条的季节，加之旱魃推波助澜，又平添了几许不安与惶恐。

一天中午，我手捧着杯子靠在阳台的护栏上喝茶，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通体黝黑的马蜂，不停地绕着我的身体作弹射状飞舞，它几次悬停在我的额头上方，震颤的薄翅犹如电风扇的叶片，搅动一波一波的气流在我的脸肤上轻轻荡漾，有几次贸然俯冲而下，欲落在我手中的茶杯沿口上，可能因为水温太高，飞走复又飞回。

一人，一蜂，一杯水，就这么僵持着。

忽然间我想起了什么，遂将几滴茶水滴在护栏上。斑驳的水泥早已干透，水滴在上面只留下点点湿痕，像一只只温润的黑眼睛。见了水的黑蜂高兴坏了，斜着身子噙地扑上去，但它没有急着舔舐，而是抬起两条细长带钩的前腿，作老僧作揖状拜了几拜，继而又歪着小脑袋朝我也了几眼，在完成这个简单的“仪式”之后，这才开始贪婪地吮吮。

我仿佛听见黑蜂对水发出的啧啧赞美声。

原来这是一只竹蜂，就寄居在我家阳台一根废弃的竹竿里。它是如何知道有水的呢？是个谜。

见证了一滴水的美德，我便在阳台上放一只碗，碗里放上少许的清水，隔几天添一次，直到春天从一场丰沛的春雪中姗姗走来，那只竹蜂才从阳台上消失。

其实对于水，古人比我们体悟得要深邃得多，且不吝溢美之词。水遍布天下，给予万物，并无偏私，犹如君子之道德；所到之处，万物生长，犹如君子之仁爱；性喜向下，随物赋形，有如君子之高义；浅处流动不息，深处渊然不测，有如君子之智慧；奔赴万丈深渊，毫不迟疑，有如

君子的临事果敢与勇毅；渗入曲细，无微不达，有如君子的明察秋毫；蒙受恶名，默不申辩，有如君子包容一切的豁达；泥沙俱下，最后仍是一泓清澈，有如君子善于改造事物；装入量器，一定保持水平，有如君子的立身正直；遇满则止，并不贪多务得，有如君子的讲究分寸，处事有度；无论怎样的千回百折，一定要东流到海，有如君子坚定不移的信念与意志。

水在古人心中，活脱脱就是一位集天下所有美德于一身的君子。这没有什么可置喙的。只是，先贤在追寻、阐释形而上的哲学奥义时，没有也不可能对水作物理学方面的微观分析与呈现——我的要求似乎有点太高了。

这使我想起一个人——日本的医学博士江本胜。此人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，将水放在零下二十五度的冷冻室中，以高速摄像的方式长时拍摄和观察水的结晶，发现水居然有复制、记忆、感受和传递信息的能力，并且有着近似人类的伦理特征。当他用同样的两瓶水，对其中的一瓶由衷地说声“出色”，对另一瓶则出言不逊骂句“混蛋”，结果拍摄出来的六角形结晶图片，竟然显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，一个晶莹剔透，美得令人窒息，一个乱作一团，像一个晦暗阴森的黑洞。

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从自由奔腾江河提取的水结晶，像一朵充满自信和活力四射的花朵，散发着生命的芬芳；而从大坝淤积区域所取的水，结晶图像则幽闭、残缺、破败不堪。还有泉水与自来水，它们的图形和色彩也大相径庭。

由此，人对水的认识，将其从单纯的化学分子还原成一个个有知有觉的生灵。

玄秘么？

信或不信，那些水结晶的图片就摆在那里。

这么说吧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人类发现的物质还不及自然界的百分之五。就是已被发现的物质，我们对它们的认知却少得可怜。一颗陨落的流星划过广漠的空际，我们只在意它稍纵即逝的光亮，它也有痛苦、绝望吗？还有风，貌似多么的任性和自由，可当它撞在墙壁或峭壁上，会不会受伤甚至粉身碎骨？我们不得而知。

这么一想，就释然了。

一滴渺小的水，能够来自人的赞美，转化成精神能量，释放出内在的生命之美，它是否在暗示或提醒“文明”的人类，对自己的同类或异类，能否少下最好别下“毒”？当我们看到水结晶时，这种意思就更加明确了——

所有负面消极的杂音，对我们自身和他人都是伤害。这一点，连我们身体里的水都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和村里的其他孩子贪玩一种游戏，比赛朝池塘或河中撒尿，看谁泚得远。祖母见了就会朝我瞪眼。她的理由很朴素，别人把尿撒在你的身上，你乐意吗？祖母虽然没有文化，但她把水视为与自己生命平等的对象而加以尊重。有一年冬季，我馋得要命，将从山上挖来的鼠曲花的根捣碎，掺上鸽子屎制造一种“土毒药”，打算在豆青河里药鱼，被祖母发现后，你猜她怎么说？她说，朝河水里下毒，早晚它会回到自己的碗里。

我想，这或许就是水记得祖母的缘由吧。

一滴水姑且都能够从一声“谢谢”里涌出感激之情，将自己深藏的美展现出来以示回报，而作为“水生动物”的人，通过爱与感恩来改变世界，是多么美好的事。

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乏这种能力，与其彼此嫉妒、厌恶、憎恨、仇视、攻讦，乃至牙毗必报，倒不如借助一滴水沐浴一下自己的灵魂。

或许，我们会活得干净和轻松一些。

